

戴傳賢的一生

王成聖

前言

戴傳賢是現代中國政壇上的一顆熠熠巨星，

時而光芒萬丈，時而隱於太空。這並非指他在政壇上的鶴起鶴落，時隱時現。反之，他自二十三歲出任 中山先生記室，掌管機要，參贊大計，

又復受知於今總統蔣公。以迄六十歲病逝，戴傳賢始終是我國政治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。

戴傳賢是反共的先知先覺，是民生哲學的發掘人。民國十四年 中山先生病危，他在病榻之側，恭聆中山先遺命，以一年的時間埋頭著述「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」一書。將 中山先生思想加以有系統的組織與闡述，斯著意義重大，影響廣遠

，但在戴傳賢多彩多姿，絢爛斑斕的一生，這祇不過是其中的一環而已。

居正悼戴傳賢之逝，曾有語云：

「革命黨友人中，具湛思慧解者二人，一為曼殊，一即季陶是也。」

戴傳賢的許多燦爛事迹，無不自他的湛思慧解而得來，他真不愧為民國初葉的奇人奇才！

正知正覺復活基礎

「我生斯世，滿三十六歲，慧根淺薄，多種惡因。中宵猛省，毛骨震悚，苦懺彌悔，發為自覺，願依此誠，得新生命。」

這是戴傳賢所作的「八覺」一文前言。但是戴傳賢這一篇很重要的著述：「八覺」，却竟由他自己銷燬，隻字無存，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。不過，其中也有一段彌足珍貴的軼話趣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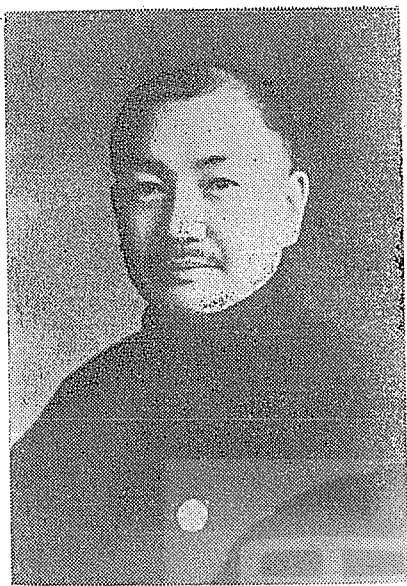
戴傳賢的遠祖是從安徽徽州休寧縣的隆阜鎮遷往浙江吳興的。戴的族譜中並未載遷吳興以



旅日求學時期，風姿翩翩的戴傳賢。

前的先世，他的籍貫設在浙江省吳興縣。

按照吳興人的習俗，三十六歲是四九三十六，算是一個人一輩子的一半，被認為是一件大事。民國十五年元月十日（陰曆乙丑十一月二十六日），是戴傳賢三十六整歲誕辰，他特地寫了一篇「短短八條文字」的八覺，那是他入世二十年，內在經驗與外在經驗的結晶。但是他却謙稱是他「自己一生罪過的供狀」。戴傳賢說：他寫八覺的目的，是想自己努力重新鑄造他的新生命。全文寫好以後，交給民智書局轉由「新生命月刊」發表。可是，就在排印的時候，被一位先讀為快的青年讀後，該青年竟告突然失蹤。戴傳賢聞訊大驚，馬上就將這一期的「新生命月刊」全部收回，加以銷燬，這一篇「八覺」也就此失傳了。



抗戰勝利後的戴傳賢。

由這一則軼事，可以推想戴傳賢一生的多姿多彩，以及他的文章感人至深。八覺雖已失傳，但是他為鑄造新生命所發現的正知正覺一念，却可以作為中國人復活的基礎，那便是如下的一段至理名言：

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人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需要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思想。而一個人的工作，應該要把自己的責任，繼續不斷的努力着。我的懺悔，到底要靠着新時代的勇氣勃勃的青年，給與我的活力素來鍛煉。在新時代的生活裏才能有新生命。苦海就是惡海，人生一世，要能够努力為善，勇猛精進。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、榮譽、生命，而為社會、國家、民族盡力。在小的範圍裏則為家族、朋友、乃至任何苦難中的人盡力，這才是樂天福地！」

戴傳賢，字選堂，又字季陶，晚號孝園，通常用的筆名是天仇，法號不空。

高祖戴聞天，在遜清乾隆末年從浙江吳興西上入川，曾在夔府、開縣一帶受人僱用做工。後來到了漢州，也就是現在的四川廣漢縣，投奔一位同鄉，經營江西景德鎮的磁器。自此在廣漢定居，成家立業。起先很窮苦，除夕祭祖，連蠟燭都買不起，只好用一盞油燈，配上一支蠟燭。從此以後，用一燈一燭祭祖就成了戴家的家規，以使後世子孫，不忘祖先創業的艱難。

戴聞天勤勞刻苦，省吃儉用，漸漸

的積了一點錢，開設一片昌泰磁號。他的兒子戴躍龍，頗能繼承乃父遺志。昌泰磁號在他的經營之下很能賺錢，於是又有一片昌泰新號開設了起來。

二傳而至戴傳賢的祖父戴廉，天性純孝，尊師重道。為人尤其慷慨尚義，寧靜淡泊。晚年由於商業不景氣，把兩片字號都停歇了，就此閉居家中，繪畫自娛。他能畫得一手絕佳的秋海棠，曾留下一副聊以言志的對聯：

註禮有餘閒，詩酒兩般尋樂事；
傳家無別業，丹青一幅作生涯。
讀此一聯，也就可以想像他的襟懷與志趣了。

兩歲識字七歲成詩

戴傳賢嘗說：他的出生有一個因緣，那便是他母親懷他時，他祖父正自廣漢赴吳興修祖塋。返回廣漢的那一天，剛好是戴傳賢滿月。當他祖父一見到他時，剛滿月的戴傳賢竟會很大聲的笑了起來。這是他第一次見到祖父，也是他第一次笑。這一笑使他的家人當做了奇跡，更使他的祖父對他特別的鍾愛。

就由於祖父的特別鍾愛，戴傳賢啟蒙便格外的早。才一歲多，他祖父就教他識字，對他講解做人的道理。使他永難忘記，他坐在搖籃裏，祖父用一根三尺多長的旱煙袋，一面吸着葉子煙，一面坐在他的旁邊，一句句的教他讀書。他說：以他當時的理解力，已經足夠理解祖父所講授的了。

戴傳賢六歲那年，祖父病逝。而他在祖父的親授之下，已經讀完了幼學瓊林、唐詩合解和詩品三部書，尤其能够瞭解書中的意義。

戴傳賢的父親戴小軒，也精於繪畫。同時得過祕傳，擅治外科。母親黃氏，也由於丈夫的傳授，在戴小軒給人治病的時候，充當他的助手。戴小軒共有四男三女，長男戴傳薪，次男戴傳榮，三男戴傳宜，戴傳賢是第四子。三個女兒，長女玉貞，適宋。次女秀貞，未婚。三女慧貞，適鍾。戴傳賢是七兄弟姊妹中最小的一个。

戴傳賢的祖父喜歡替人排難解紛，居間作保。好人做多了，少不得會賠錢受累。所以他病逝之後，辦過了喪事，戴家已經負債纍纍，生活相當的困難。戴傳賢的父親戴小軒，經常都在受冤親債主的包圍催逼，到戴傳賢九歲，竟因一件債務案繫獄兩年。其中有半年多的時間，戴傳賢待父而居，由他父親教他讀書，以排遣內心的愁慘與淒苦。

當時，家中的生計，只靠戴傳賢的大哥戴傳薪，一面苦讀一面設塾授徒，賺一點束脩，補貼家用。戴傳賢小時候既聰明而又肯讀書，他六歲入塾，七八歲便能作對聯，作五言詩，十一歲起，他長兄在漢州純陽閣設塾，他也跟了去讀書。戴傳薪教自己的弟弟，非常嚴格。每逢三六九日作文以外，還規定每天必須寫兩三條三百字以上的讀書札記。上午讀經傳三千字，下午就要抽默一百字，錯一個字便受重罰。到了晚上，尤須讀古文觀止、古文辭類纂和文選。

以十一歲那一年為例，戴傳賢在二月到十一

月間，讀完了春秋左傳。年底背給他長兄聽，背了三天才背完。除此以外，他還在一年之內習完兩册算學，從第三册起，就要習代數了。此時，他大哥又極力的鼓勵他讀新書。「列國變通典盛記」、「泰西新史」等等，他都能背。又要閱讀新學的天文地理書籍，選讀文獻通考和方輿紀要序。像這麼樣的苦讀，真不是一個十一歲的孩子所可負擔的。可是，戴傳賢却說：當時他誠然感到吃力，不過，却也並非不能理解。甚至他始終認為，他一生讀書最得力的時候，就在那一年間。

戴傳賢畢生著述闔富，能留存至今最早期的作品，是他七歲時，和他父親，以及二、三父執，同往郊外散步。時值新麥方吐嫩穗，他父親命他即景賦詩，戴傳賢便口占一首以應命，詩云：新麥出堤上，迎風如舞浪，極目不知遠，江山皆在望。

還有，就是十一歲那年，吐屬不凡的作了一首七言詩，可惜他祇記得如下兩句：

神童佳號空歸我，小子高齋君未知。

赴試落第入校開除

光緒二十七年辛丑（一九〇一）冬，戴傳賢十二歲，跟他大哥、二哥應童子試，大哥考取了生員。戴傳賢州試、府試均名列前茅。偏偏院試的易經試題是：「為大赤」，他不明題旨之所在，根本無從落筆，於是繳了白卷，應試功虧一簣，名落孫山外。

光緒二十八年壬寅（一九〇二），戴傳薪到

成都東文學堂擔任幹事，把戴傳賢帶到成都東文預備學校去讀書。東文預備學校是江蘇句容人徐炯所創辦的，地點在成都江南會館。東文學堂是赴日留學的預科，預備學校則等於是東文學堂的先修班。徐炯是一位有心人，他不時講述揚州十日，嘉定三屠的排滿故事，灌輸學生革命思想。所以這個學校往後出了三位革命巨子：戴傳賢、但懋辛和熊克武，三位都是同班同學。

東文學堂有一位日本教習服部操，和戴傳薪很要好。戴傳賢課餘之暇便去跟他學日文。此乃戴傳賢後來之成為我國屈指可數的日本通之一，中山先生盛讚他「日本話說得比日本人更好。」便是在他十二、三歲時打下的基礎。當時所用的是服部自編的混合教法，戴傳賢除了一學便會以外，又常常鼓勵去和他所見到的日本人交談。所以，十四五歲時，他的日語已經講得很流利了。

十四歲考上了成都客籍學堂高等科，同學之中多的是舉人和秀才，只有幼小的戴傳賢，由於學校監督（校長）激賞他的文章，方始破格錄取。當時曾有老師嫌他太小，校長却佛然不悅的說：「我以文章取士，休管他年紀太小！」

在客籍學堂戴傳賢頗蒙兩位名師的青睞，一位是後為水師提督，統率北洋水師十年的丁汝昌，一位是貴州遵義宿儒趙怡。

戴傳賢在客籍學堂經常名列前茅，功課非常的好，頗獲全校師生的重視。不過，他在該校讀了一年，便接連碰上兩件倒楣事。其一是上體操課時摔斷了左腳骨節，久久不癒。使他終其生都

有點跛，而且步行一久便隱隱的作痛。其二是有一位道台來當監督，每每在評定成績時有所偏私，激發了戴傳賢的正義感，發難抨擊，竟然被那位監督開除，而且還通令全省學校不得收錄。戴傳賢迫不得已，祇好改了個名字，投入教會所辦的華英學堂。可是才唸了三個月，便被官府查出，立予勒令退學，使他在十五歲那年就輟學。

就讀於華英學堂時，有一位日本教習小西三七，非常喜愛戴傳賢的聰慧過人，又肯讀書，命他到他自己的書房裏去專門授以物理化學。戴傳賢進步很快，自此理化、日語都成了他的專長。當他被華英學堂斥退，正好川北中學教聘小西三七為理科講師，小西便介紹戴傳賢去當他的翻譯。月薪十四元，比進士、舉人設館教讀的束脩還要高些，那一年戴傳賢才十五歲，這在當年國內也是一件破紀錄的事了。

有了這麼一筆收入，不但家庭的生活獲得改善，而且還激起了戴傳賢的壯志雄心，他想到日本去留學。倘若他能在客籍學堂或華英學堂順順利利的讀下去，獲得公費留學是一定不會成問題的。及至因革命不滿現狀，被屏諸學堂門外，負笈東瀛不僅成了他唯一的出路，尤其還得自籌費用。於是，一來由於家中無錢，二則他祖母七十年歲風燭殘年，不願愛孫飄洋過海到日本，戴傳賢深以不得如願而痛苦。

幸虧他的大哥戴傳薪，以乃弟的學業、前程為重，千方百計說服了老祖母。毅然決然的將祖傳砂田三十畝賣掉，得了七百塊大洋，全部給了戴傳賢，這才如願以償的叩別慈親，束裝就道。

變產留學漢口遇盜

戴傳賢回憶他的祖父與大哥，以及難忘的童年，他曾撰文說過：

「一直到了十五歲，能够讀了幾部經書，看了幾部史書，還學了一點很淺薄的科學，懂得一些做人的道理。我這看書作文的力量，都是由我的大哥很辛苦的教訓得來的，我會記得，常常在夜靜更深時候，我們兩個人還是伏案用功。我的大哥自己苦讀，一面應我質詢，和我講解。有幾年功夫，夜間都是同我大哥共被而眠。我能够出來留學，也是由我大哥很堅強的決心，排除萬難來幫助我的。回頭一看，入世二十餘年，一切的活動力，一切事業榮譽，是我祖父種成的善因，也是我的大哥的灌溉栽培出的善果。上面所講的兩種姻緣，一個緣之於祖父，一個緣之於長兄，這是我為人之始。」

在戴傳賢負笈扶桑，遠渡重洋以前，他在漢州的老家却是災禍頻仍，迭生變故。就在他考進客籍學堂高等科的那一年，光緒二十九年癸卯（一九〇三，民元前九年），戴傳賢方祇十四歲，正與客籍學堂高等科的四位同班同學：湖南人沈明漢、陝西人梅少和，還有一位漏載其名的某君，純粹基於國家民族大義，誓願推翻大清帝國。四位同窗學友歃血為盟，義結金蘭，成為了同生死，共患難的異姓兄弟。

也許，這是四川省最早的一個革命組織，而且往後還發揮了莫大的力量。祇不過，當時四位結義兄弟根本就不曉得世間已有革命黨（時在中

山先生創設與中會九年以後。八年前，中山先生在香港設立與中會總機關，用青天白日旗，與中會以「驅逐韃虜，恢復中華，創立合衆政府」為誓詞。並在廣州起義。凡此種種革命消息，僻處成都的戴傳賢，確是毫無所悉的。）更不知「革命」一詞究作何解。他們只是憑着滿腔熱血，立下志願，拯救中國。

就在這一年上，先是，戴小軒在漢州病卒，戴傳薪、戴傳賢兩弟兄聞訃返里奔喪。隔不多久，戴傳賢的二哥戴傳榮又一病不起，溘然長逝。家中連遭大故，境況之窘迫可以想見。戴傳薪能够在那種情形之下，斷然主張變賣祖產，把所有的錢都給戴傳賢拿到日本去求學。他對於乃弟戴傳賢的信心，以及他的毅力與魄力，委實是不可多觀的。

從成都動身，買舟下重慶，抵漢口，戴傳賢把七百大洋分做兩處。五百大洋藏在身上，二百大洋裝在一隻考籃裏，就在漢口亂雜紊亂的船碼頭，戴傳賢捨不動那隻沉甸甸的考籃，他本不良於行，格外步履維艱。忽然間，身後閃出來一條大漢，低埋着頭，悶聲不響，一伸手便將考籃奪了過去。戴傳賢驚惶失措，一時分辨不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那一條大漢早已沒入人叢之中，剎時間便不見蹤影了。直到這時，戴傳賢方始省悟，他已遭了強盜，頓時便放聲大哭起來。

同行赴日留學的，還有一位戴傳賢的族兄，他多方勸慰戴傳賢，說是：

「萬里行程已經走了一小半，你肩膀上的担子那麼重，總不能半途而廢吧。儘管往前走，有

什麼事，我自會代你擔當！」

於是，戴傳賢擦乾眼淚，挺起了胸，便帶着僅有的四百多塊大洋到日本。他進入了一所師範學校，讀到第二年，接到他大哥的萬里家書，告訴他說：祖母病逝，在臨終時，一直都在喊着戴傳賢的乳名。這一年戴傳賢十七歲，冬天，他在江戶（現在的東京），結識了往後的革命同志，山西王用賓，這是戴傳賢所結交的第一位革命黨人。王用賓係以山西大學高材生入選東渡，後來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時，他曾親謁中山先生要求加盟，經他介紹而加入同盟會的山西革命志士，多達一百餘人。其後迭被推舉為同盟會山西支部部長，太原晉陽公報總編輯，中央執行委員，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諸要職，終其生為黨國盡瘁，抗戰時期，病逝於重慶。

韓王堂妹曾有婚約

戴傳賢與王用賓，在日本師範學校讀了兩年。光緒三十三年丁未（一九〇七）畢業，一同轉入日本大學，攻法科。校長松岡康毅，名教授如岡田、鳩山、新渡、牧野等等，都是日本法學權威，陣容之整齊，極一時之選。戴傳賢在該校就讀期間，用的是學名戴良弼，他和一位四川同鄉金銳新，住在東京麹町區松濱館，與四川謝健、楊禧，不時往返，號為松濱四友。當時，中國留日學生多達一萬餘人，光在日本大學便有一千餘人之多。戴傳賢文采風流，辯才無礙，為人又熱情慷慨，在同學中自是風頭人物。他在唸大學二年級時，便和同學胡政之、湯子鴻等，發起組織

同學會。由他代表同學向校方申請成立，獲得准許。可是，清廷派在日本的留學生監督湖北人田景昭，却奉到清廷之命，嚴禁留學生組織團體，唯恐他們藉以宣傳革命，於是戴傳賢便開始了他反對清廷清吏的第一仗，不屈不撓，據理力爭。尤請學校當局出面斡旋，終使田景昭無可奈何的讓了步。

同學會成立之日，場面相當的可觀，到會同學達二千人，十九歲的戴傳賢被推舉為主席。日大校長，教授列席觀禮，日本文部省及清廷駐東京使館，也派了代表到會，還有許多日本同學來道賀。那一天，戴傳賢用成都話和流利的日語分別致開會詞，博得全場熱烈的掌聲。同學會選出了這位最年青，最能幹，最出風頭的戴傳賢出任會長，會後還有精彩餘興節目。這是戴傳賢到日本後最快樂、最興奮的一天，他在散會後和友人回到松濱館。竟然激動得放聲大哭。情感豐富，滿腔熱血的戴傳賢，每每以痛哭發洩他強烈的感受，在少年時期即已養成了習慣。

戴傳賢在日本的留學生活是相當羅曼蒂克的，在遜清末年的中國青年，絕少人能有他這樣多姿多彩的生活閱歷。以他過人的才華，澎湃的熱情，俊逸的豐采，和豪邁不羈的性格。戴傳賢贏得同學的尊敬與喜愛，同時，也博得了不少異邦少女的衷心愛慕。他用「散仁心」的筆名，在日本新聞雜誌等報刊發表小說，詩歌和散文。在他廣泛的交游之中還結識了好些韓國志士，由而使一位韓王的堂妹李女士，和他雙雙墜入愛河，甚至邀集友好，舉行婚宴，公開締訂了婚約。韓國人

在日本一概受到嚴密的監視，因此戴李之戀就難免有很多的限制，越發使他們的愛情顯得可貴。就在訂婚後沒有幾天，李女士突如其來的和戴傳賢斷絕往來，顯而易見的是受到了日方的干涉。到日本留學只帶了四五百塊大洋，包括旅費在內，前後維持了四年多，戴傳賢二十歲時，眼看就要在日大法科畢業了。他不但床頭金盡，還積欠一大筆住宿費和松濱館代表墊付的款項。松濱館老闆的催逼越來越急。金銳新的家中匯來一筆學費，慨然的分一部份給戴傳賢。但是仍然不夠，而且長此以往也不是辦法。戴傳賢就唯有忍痛輟學，提前回國。

然而回國的這一筆旅費依然無着，謝健取出他已逝之妻遺贈的一隻金戒指，到當舖裏去押了日金五圓。好朋友們決定痛飲一番，給戴傳賢餞行，剩下的錢留給戴傳賢做旅費。當晚大家到一家廣東館聚餐，多年歡聚，一旦分別，人人都懷着悵惘愁緒，不免都喝得大醉。戴傳賢被濃烈的友情所感，醉後又是放聲大哭。可是，第二天好朋友們送戴傳賢到車站，算一算賬，發現戴傳賢的旅費還差三圓左右，買了車票到橫濱，就不能再買到上海的船票了。

謝健請大夥兒等一等，他儘快跑回松濱館，取出他在日本就讀兩年多的一大疊講義，又到當舖裏去押了四圓日金。奔回車站交給戴傳賢，這才能够成行。

才思敏捷風流自賞

戴傳賢從東京回到上海，兩手空空，一無所

有。幸虧有一位張俊生非常的賞識他，留他共住數月，不時的予他鼓勵勸勉。這時戴傳賢亟欲打開一條出路，他獨自一人到了江蘇巡撫衙門所在地——蘇州，質質然的投刺求見巡撫，湊巧巡撫瑞澂正在延攬人才。他和戴傳賢長談之下，對他的器重，立刻就委派他一個官職：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。

自古有言：「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」，蘇州的急管繁絃，軟紅十丈，使戴傳賢一度沉迷。他經常流連於秦樓楚館，花街柳巷。戴傳賢在民國十五年七月的一篇演說中曾經自承：

「……可惜那時我已經在日本養成了一種浪漫的性格，不容易改變，而且上海這個地方，正是腐化人格的尿坑，所以我因了自己墮落，把俊生先生的教訓辜負了。現在回想，假使從民國



江蘇巡撫瑞澂，是第一個賞識戴傳賢的遜清大吏，後任湖廣總督，辛亥革命時棄城而逃。

元年以來，能够得着幾個很嚴正而親愛的朋友，如俊生先生，我決不至種許多浪漫的罪惡，而使我在這許多煩悶痛苦之中，一類不振，造成了今日這種悲哀孤獨、生意斷絕的境地。……」

與戴傳賢同事的，都是飽學之士，道貌岸然的長者。他們看戴傳賢一無關係，二無資歷，驟然爬到他們的頭上來，心中很不服氣。循例主任教官得核辦公事，那班老夫子們很想難他一難，看他的好看。戴傳賢曉得了，便花了半天功夫，遍取各類公事瀏覽一遍，當下語驚四座的道：

「哈子公牘程式。無非一個烏龜壳！」

然後，提起筆來便連批帶核，一出手就叫那些老夫子們不得不既驚且慕，自認難他不倒了。不但才思敏捷，尤且風流自賞，戴傳賢公餘之暇，喜歡走馬章台，浪迹平康。便有人抓住他這個把柄，到瑞澂那兒去打了個小報告。清律嚴禁官吏狎妓，犯者立遭斥革。但是瑞澂愛才，他聽後祇是打了個哈哈說：「年青人誰不如此，這又有什麼大不了的？」

清廷偽言立憲，企圖緩和革命風潮，派王大臣出國考察憲政，訂立了一份「憲法大綱」。戴傳賢純就學理觀點，寫了一篇論評。好事者便向瑞澂告了他一狀，誣指他謾謗朝廷，大逆不道。瑞澂仍還是迴護戴傳賢，他板起了臉，聲色俱厲的說：「朝廷頒佈憲法大綱，就是亟需臣民抒陳意見。難道你能指出戴某的批評，有什麼地方不對嗎？」

自此，便不再有人找戴傳賢的麻煩了。蘇州諺云：「早晨皮包水，下午水包皮

。」自文人墨客，以迄市井商賈。上茶館與泡澡塘，幾於是每天的例課。戴傳賢入境問俗，也愛坐坐茶館吃個點心聊聊天。有一天，他正和朋友高談闊論，旁若無人。一位相貌堂堂的驕然長者，走過來移樽就教，坐在一旁，靜靜的聽他談論風生。等戴傳賢起身離座，他便上前自通姓名，並且問戴傳賢的姓名地址。戴傳賢方知他是赫赫有名的刑部郎中張雨田，字孟可，正由刑部郎中改官候補知府，住在蘇州等缺。

第二天早晨，張雨田便帶了好幾本書，專誠往訪戴傳賢，一見面，便告誠的說：「老弟，你真是後生可畏。祇可惜聰明有餘，學問不足，這都是你書讀得太少的緣故，你應該趕快多讀書。」

言次，便將他所帶來的書交給了戴傳賢。戴傳賢時正年少氣盛，目無餘子。他覺得這位張知府未免有點依老賣老。不過看他年長意誠，說的話也很冠冕堂皇，當面不便峻拒，只好把書收了下來。待他一走，立即束之高閣。

然而，他不會想到，張雨田竟會不憚其煩，每天都來看他一趟。殷殷的問書中內容，以及戴傳賢讀後可有什麼心得？即使戴傳賢避到茶樓妓館，張雨田也會追蹤前往，執卷窮詰，使得戴傳賢哭笑不得，無可奈何。張雨田鏗而不舍，逼着戴傳賢讀書，終於使他漸漸的收了心，開始讀起張雨田指定的書來。而且以張雨田的循循善誘，詳加指點，乃使戴傳賢治學大有進益。戴傳賢曾說：「我對國學能有基礎，都是張先生的所賜。」

張雨田和戴傳賢，由萍水相逢而結成忘年之交，後來，他們又成了換帖的兄弟。（未完）